

基线/阐释理论框架下英语中动构式的句法与语义界面研究

张 婷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3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4日

摘 要

本文在认知语法的基线/阐释理论框架下, 从典型与非典型两个维度, 探讨英语中动构式的句法与语义界面及其实现机制与路径。研究认为, 概念化主体以动作事件为基线, 通过施事隐含与性状特征调适等阐释操作, 使受事或旁格论元的内在性质在动作框架中外显, 形成性质触发事件; 动作事件与性质触发事件经由核心论元同一性相互融合, 构成完整中动事件; 概念化主体将中动事件转为意象图式, 通过隐喻投射到句法结构上, 表征为由主语NP、动作成分以及性质成分构成的完整中动句; 中动事件与其句法结构之间配对, 相互作用、彼此映射, 实现中动句的句法与语义界面。典型与非典型构式虽在论元配置与形式标记上呈现差异, 但两者共享统一的认知生成路径。研究结果为英语中动构式的教学与习得提供了认知理据。

关键词

基线/阐释理论, 英语中动构式, 句法与语义界面

A Study of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of English Middle Constru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seline/Elaboration Theory

Ting Z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July 31, 2026; accepted: August 24,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4, 2026

Abstract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Baseline/Elaboration Theory in Cognitive Grammar, this paper

文章引用: 张婷. 基线/阐释理论框架下英语中动构式的句法与语义界面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9): 94-101.

DOI: 10.12677/ml.2026.149902

investigates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of English middle constructions as well as their realization mechanism and paths from both prototypical and non-prototypical dimensions. It is contended that the conceptualizer first perceives and experiences an action event, which is regarded as a baseline. Through elaboration operations such as agent suppression and property adjustment, the inherent properties of the patient or oblique argument are externalized within the action frame, giving rise to the property-triggered event. The action event and the property-triggered event are then integrated into a complete middle event via the identity of core arguments. Subsequently, the conceptualizer transforms this middle event into an image schema, which is metaphorically projected onto syntactic structure, yielding a full middle sentence composed of the subject NP, the action constituent, and the property constituent. The middle event and its syntactic structure are paired, interact, and mutually map onto each other, thereby realizing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of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Despite their divergences in argument configuration and formal markings, prototypical and non-prototypical constructions share a unified cognitive generative pathway. These findings provide cognitive evidence for the teaching and acquisition of English middle constructions.

Keywords

Baseline/Elaboration Theory, English Middle Constructions,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中动构式(middle construction)是一种在句法层面呈主动形式、语义层面含被动意义的特殊语言结构。依据原型范畴理论,中动构式可以分为典型结构和非典型结构(杨佑文,2011;熊学亮,付岩,2013) [1] [2]。典型中动结构表现形式为“NP + VP + ADVP”,其中NP是从动词论元位置提升至主语位置的受事论元(Keyser & Roeper, 1984; 陈文等,2024) [3] [4],如例(1)。非典型中动结构与典型中动结构具有家族相似性,但在形式构成与论元配置上存在多种变体,其主语不再局限于受事,可由工具、处所、材料、感事等旁格论元充当,且修饰语和动词的形式也更加多样(杨佑文,2011) [1],如例(2)。

(1) The car drives easily.¹

(2) Cotton irons beautifully.

由于句法与语义之间存在错配现象,英语中动构式的句法语义特征、语义限制以及生成机制等问题一直备受学界关注。生成语法学派围绕生成机制形成“词库生成说”与“句法生成说”之争:前者认为动词在词库中已完成非及物化(Fagan, 1988; Iwata, 1999) [5] [6],后者主张受事论元经移位成为主语(Keyser & Roeper, 1984; Stroik, 1992) [3] [7]。但是两者未能对中动构式中隐含施事的语义地位以及非受事主语的生成等问题进行充分解释。在反思传统生成说的基础上,王和玉、戴晖(2020) [8]重构了中动句的论元基础与功能中心语,进而提出兼具论元移位与话题化移位双重属性的混合式移位分析,为中动构式的句法语义界面提供了新的生成句法解释。Dai & Wang (2025) [9]则认为在中动句中时态缺失的Mod是中心语、主语为致使性外论元,经一次移位同时实现论元移位与话题化。冯爽和尹洪山(2021) [10]对英语中动句的历时溯源亦表明其源于作格句的重新分析,认为情态算子的确认方式演变是推动其发展的关键。同时,

¹本文所有例句均来自现有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恕不一一注明。例句中“*”是指句子不符合语法或不可接受。

语义与事件结构视角的研究也为理解中动构式提供重要参照。Yu *et al.* (2023) [11]系统考察了结果词根语义中状态与状态变化的表征方式。Ausensi & Bigolin (2023) [12]以新构式主义框架挑战了方式/结果互补性假设,指出动词词根并不携带语法相关的“方式”或“结果”的词汇指定,而是通过与句法结构的关联获得相应解读。此外,认知与构式语法视角进而强调构式整体的形义配对,从行为链、主观性等视角揭示了中动构式焦点重构的认知理据(吴炳章,牛雅禾,2017;刘存伟,2019) [13] [14]。蔡淑美,施春宏(2023) [15]基于跨语言比较提炼出中动句的双重信息包装机制,并构建了英汉中动句的层级系统。王凤娥,蒋向勇(2022) [16]则将英语中动构式置于 S-V 语序构式体系中加以考察,明确了中动构式在构式网络中的地位及其句法语义边界。

综上所述,前人在中动构式的句法语义以及生成机制等方面已经做了较多深入的探索,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然而,既有研究对中动事件与句法结构之间的映射机制尚缺乏系统解释。认知语法的基线/阐释理论旨在描写概念化的动态过程,能够有效解释句法成分与语义事件之间的动态映射关系,为形义界面的实现提供认知理据。鉴于此,本文拟以认知语法的基线/阐释理论(Baseline/Elaboration Theory)为框架,深入探讨英语中动构式的句法与语义界面实现机制与路径,力图回答两个问题:1) 如何基于基线/阐释理论构建英语中动构式的句法与语义界面实现机制? 2) 英语中动构式句法与语义界面的实现路径是什么?

2. 基线/阐释理论

基线/阐释理论是 Langacker (2016) [17]提出的语言组织模型,该理论模型由基线结构(baseline, B)、阐释操作(elaboration, E)和释化结构(elaborated structure, ES)三部分组成,旨在揭示语言结构从简单到复杂的动态建构机制(庞加光,张韧,2022) [18]。该理论将语言结构的生成还原为概念化主体的动态认知过程,认为语言表达沿着注意力视窗切换的顺序不断向前推进。概念化主体通过阐释操作将基线结构转化为更高层级的释化结构,实现语言信息的线性更迭与层级扩展(Langacker, 2015; 2016; 2019) [17] [19] [20]。

基线结构是概念化主体优先建构并可自主把控的认知基底,具有内容上的稳定性与认知上的优先性,为后续认知操作提供稳定的参照框架。阐释操作是指概念化者对基线的整体或局部实施扩展、调适、聚焦与细化等动态认知加工,是语言结构从简单向复杂演化的核心动因。释化结构是经阐释操作后浮现的复杂结构,它既完整保留基线的核心语义与结构基底,又通过阐释实现信息的更新与形式扩展。更重要的是,释化结构又可以作为新的基线进行再次阐释,形成递归的认知链条,如: [B1→E1]B2→E2]B3→E3]...]Bn→En],直至概念表达完整、句法结构完备。

该模型具备层级性、动态性、序列性与总括性的核心特征。层级性体现为基线结构与释化结构分属不同层级的认知处理窗,低层处理窗的简单结构通过阐释操作向高层处理窗的复杂结构转化。动态性指基线、阐释与释化结构始终处于动态流变之中,释化结构可以转化为新的基线,经阐释生成新的释化结构。序列性指概念化者按照顺序以成对加工的模式处理相邻语言成分。总括性则指高层处理窗的释化结构囊括并保留低层基线结构,使其在复杂结构中继续存在并保持活跃状态。这些特征使得基线/阐释理论能够将语音、词汇、句法、语篇等不同语言层级的现象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尤其适用于解析句法形式与语义内涵存在错配的结构。

与既有研究相比,基线/阐释理论能为中动构式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词汇功能语法虽能通过词汇规则抑制施事并经由功能结构映射实现句法配置,但此机制仅为静态的层间对应,对情态性、非事件性等语义特质的描写不够充分。构式语法以形义配对刻画了中动构式的信息包装机制与构式网络地位,并通过构式压制与词汇压制的互动、动词与构式的搭配分析探讨了构式义与动词义的整合,但对概念化主体如何在线整合事件、句法成分如何动态参与意义建构的过程尚欠具体说明。而认知语法的基线/阐释

理论将概念结构的语义表征还原为动态的概念化过程,通过基线与阐释的不对称分层与注意力调配动态建立事件与句法成分之间的关联,从而对中动构式的形义错配、非事件性及非受事主语的生成等核心特征作出统一的认知解释。目前基线/阐释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解析不对称结构的语义建构机制(吴吉东,陈悦,2024;钟书能,黄瑞芳,2025;唐燕玲,陈湘琼,2025)[21]-[23]。同样,基线/阐释理论也为开展英语中动构式的句法与语义界面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3. 英语中动构式的句法与语义界面的实现机制

本文以基线/阐释理论为框架,构建了英语中动构式的句法与语义界面实现机制模型,如图1所示。在语义层面,概念化主体首先感知、体验到一个动作事件(action event, AE),即由“施事-动作-受事”构成的原型及物事件图式,并将其确定为语义基线。在此基础上,概念化主体将动作事件的施事隐含,对受事或者其它非受事的内在性质进行特征化调适,使其在动作框架中得以外显,形成性质触发事件(property-triggered event, PTE)(蔡淑美,施春宏,2023)[15]。在这一过程中,两个事件获得概念化主体不对称的注意力分配(左侧向上细、粗虚线箭头①和②)。作为基线被阐释的动作事件是背景信息(左侧细小圆),而性质触发事件是概念化主体力求凸显的前景信息(左侧粗大圆)。动作事件和性质触发事件通过核心论元的同一性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了完整中动事件(middle event, ME)(左侧大椭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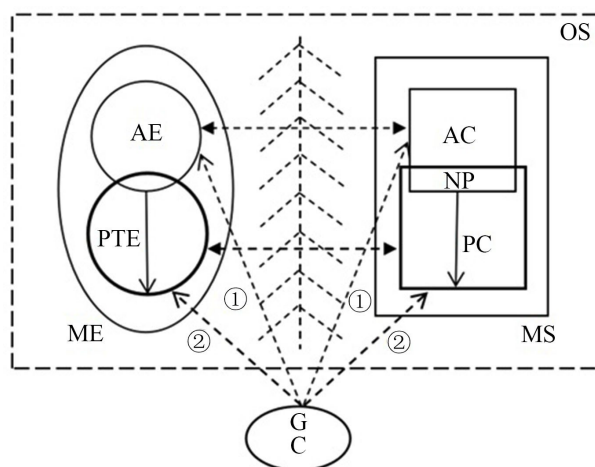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of English middle constructions
图 1. 英语中动句的句法与语义界面的实现机制模型

在句法结构层面,语义事件的层级关系通过隐喻投射到句法表达,形成与语义层对应的基线/阐释扩展路径。概念化主体将动作事件与性质触发事件对应的概念内容转为句法成分,动作事件投射为动作成分(action constituent, AC)(右侧细小正方形),承载动作事件的动词核心;性质触发事件投射为性质成分(property constituent, PC)(右侧粗大正方形),承载方式副词等性状修饰语。在此过程中,动作事件的受事论元与性质触发事件的主事论元因具有同一性(蔡淑美,施春宏,2023)[15],共同投射为句法主语 NP,该核心论元桥接 AC 与 PC,构成中动句的句法基础。概念化主体进而借助外显或隐含的时态、情态及方式副词等入场元素,对隐含施事的动作成分进行阐释,将其定位在泛时性常态或潜在发生的情境中。在认知突显度上,性质成分比动作成分获得概念化主体更高的注意力分配(右侧向上细、粗虚线箭头①和②),与主语 NP 共同作为前景信息,和背景化的动作成分一起,构成了完整中动句(middle sentence, MS)(右侧大长方形)。

动作事件与动作成分配对,相互作用,彼此映射(上部细虚线双箭头),形成动作层面的句法与语义界面;

性质触发事件与性质成分配对,相互作用,彼此映射(下部粗虚线双箭头),形成性质层面的句法与语义界面。概念化主体将动作层面的句法与语义界面、性质层面的句法与语义界面线性组构起来,形成中动句整体的句法与语义界面(中间多箭头虚线),并凸显在其注意前台(onstage, OS),而将自身作为隐含成分置于注意后台(offstage)。在概念化主体的认知域中,完成从及物事件基线到完整中动句释化结构的信息更迭。

4. 英语中动构式的句法与语义界面的实现路径

4.1. 典型中动构式的句法与语义界面的实现路径

典型中动构式是英语中动范畴的原型成员,完全契合受事主语、隐含施事、通指非事件性、事件责任四大界定属性(杨佑文, 2011) [1],核心功能是对主语事物的内在属性作出评价性评述。根据语义指向的不同,典型中动构式可分为事物易发性与事物适意性两个子类,如例(3)和例(4)。从认知的视角来看,典型中动构式是概念化主体感知、体验到一个动作事件,将其确立为认知基线;在此基础上,概念化主体对该基线实施中动化阐释操作,将施事隐含并引入方式副词等对受事的内在性质进行特征化调适,使其在动作框架中得以外显,形成性质触发事件。动作事件和性质触发事件二者整合为完整的中动事件。这一认知过程通过隐喻投射到句法结构,便实现了典型中动构式的句法与语义界面。

(3) The glass breaks easily.

(4) The pack handles comfortably.

在例(3)中,概念化主体首先感知、体验到一个动作事件“someone breaks the glass”。在此基础上,概念化主体将施事隐含并提取受事“the glass”为主事;同时借助方式副词“easily”对动作框架进行特征化阐释,标示玻璃本身质地脆、在外力作用下易碎裂的性状特征。经此阐释,事物的内在性质在“break”的动作框架中得以外显,形成性质触发事件,句法表征为“the glass”的碎裂性呈现“easily”的特征。在此过程中,概念化主体将玻璃的性质触发事件前景化,而将打碎玻璃的动作事件背景化。动作事件与性质触发事件整合,释化为中动事件,该中动事件指向玻璃的易打碎性质。例(4)属于事物适意性中动句,核心功能是描述事物在被操作、使用的过程中呈现出的顺畅度与舒适度,侧重从使用体验维度评价事物的内在属性。概念化主体首先感知、体验到一个动作事件“someone handles the pack”。基于此,概念化主体对该基线实施中动化阐释,将施事隐含并提取受事“the pack”充当性质触发事件中的主事,借助方式副词“comfortably”对动作框架进行阐释,标示背包本身设计合理、重量适中、符合人体工学,在使用过程给人以顺畅舒适的操作体验。阐释后事物的内在性质在“handle”的动作框架中得以外显,形成性质触发事件。句法上表现为“the pack”在使用过程中呈现出“comfortably”所标示的舒适性特征。同理,两个事件获得了概念化主体不同的注意力,性质触发事件仍是前景信息,动作事件为背景信息,两者释化而成的中动事件由此被去事件化,最终指向背包适于操作的使用属性。

易发性与适意性两类型中动构式均服务于事物性质的属性评述,仅在特征维度上存在差异。在阐释过程中,英语典型中动构式须携带外显的性状副词,如例(3)和例(4)中的“easily”“comfortably”。该成分通常位于动词之后,一般不与其他同功能修饰成分共现。在无其他补偿性入场元素的条件下,典型中动构式缺少该性状成分将丧失句法合法性,如例(5)。概念化主体借助于性状副词,对动作框架进行性状特征化调适,将动作事件与性质评价维度联系起来,实现对典型中动构式句法与语义界面的认知操作。同时,该类副词还承担着核心的句法允准功能,既是概念化者为弱化谓语动词的事件性、强化对主语事物内在性质的主观评价所作出的必然句法选择,也是典型中动构式区别于主动句、被动句、作格句的重要句法标记(刘存伟, 2019) [14]。

(5) a. Chickens kill easily.

b. *Chickens kill.

由上可见,在概念化主体的认知域中,典型中动构式的句法与语义界面依次递进、线性延展。典型中动事件所包含的动作事件和性质触发事件与句法结构的动作成分、性质成分形成整体配对、双向映射,最终实现典型中动构式的句法与语义界面。

4.2. 非典型中动构式的句法与语义界面的实现路径

非典型中动构式是指部分偏离典型中动构式界定属性的中动句,它们或无显性性状修饰语,或主语由非受事论元承担,或语义功能由评价转向描述。根据偏离维度的不同,非典型中动构式可分为形式变体型和非受事主语型两大类(杨佑文, 2011) [1],如例(6)~(9)。非典型中动构式的语义基线仍为动作事件,但性质触发事件属性的呈现方式发生了变化。它们不再通过独立的性状成分外显特征,而是通过动作可行性、功能适配性、场景适配性等维度反向凸显事物性质,属性判断的内隐性更强。

(6) This meat may cut, but you never know.

(7) The door won't lock.

(8) Little children amuse easily.

(9) This wood carves beautiful toys.

典型中动构式要求动词后携带显性性状副词以实现句法允准,而非典型中动句可以通过情态动词、否定等承担属性锚定功能,使无修饰语的结构获得合法中动解读(Roberts, 1987; Ackema & Schoorlemmer, 2003) [24] [25]。在例(6)和例(7)中,概念化主体首先感知、体验到两个不同的动作事件,即“someone cuts this meat”和“someone locks the door”,这是语义的基线。基于此,概念化主体同样将施事隐含,提取受事“this meat”和“the door”充当性质触发事件的主事,同时分别借助情态动词“may”和否定“won't”的入场,对动作框架进行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阐释。前者标示切割动作在理论上具有实施的可能但受不确定因素制约,后者标示锁定动作不具备实施的可能源于门锁本身的机械故障或设计缺陷。在阐释操作作用下,事物的内在性质分别在对应的动作框架中得以间接外显,即例(6)中肉质的切割可行性存疑,例(7)中门锁的功能处于失效状态。两者由此形成性质触发事件,句法上表现为“this meat”和“the door”分别呈现出“may cut”和“won't lock”所标示的潜能与阻抑特征。在此过程中,性质触发事件同样被前景化,而切割和锁定的动作事件被背景化;两者释化而成的中动事件最终分别指向肉的可切割性存疑与门的锁定功能失效这两种属性判定。

不同于典型的中动构式,例(8)和例(9)的主语并不是受事,而是感事和旁格论元。在例(8)中,动作事件“someone amuses little children”被概念化主体感知和体验,并在阐释操作中将其中的施事隐含、受事被重新识解为感事,即能够感知和呈现“易被逗乐”这一性状的体验主体。与此同时,方式副词“easily”经阐释介入动作框架,对“amuse”的实施方式进行特征化调适,标示出小孩子天真直率、易于取悦的内在属性。由此,事物的性质在“amuse”的事件图式中得以外显,形成性质触发事件。在句法上,“little children”凭借核心论元的认知同一性投射为感事主语,“easily”作为性状修饰语与之呼应,共同构成前景信息,而动作事件本身则退居背景,释化为完整的中动事件。例(9)的论元结构则更为特殊。概念化主体所感知的基线并非简单的及物事件“someone carves this wood”,而是包含材料角色的复杂事件“someone carves beautiful toys from this wood”。在中动化阐释过程中,施事被隐含,原句中作为旁格论元的材料“this wood”被提取出来作为句法主语。更重要的是,该句并未借助显性的方式副词或情态成分的阐释来标示事物的性质,而是通过结果宾语“beautiful toys”所蕴含的产物品质来间接触发,意味着木材本身具备纹理细腻、质地均匀、易于塑形等优良的工艺属性。在此过程中,概念化主体将木材的工具性价值

前景化, 将动作事件去事件化, 指向木材适合雕刻成精美器物的适用属性。

除上述两类非典型中动构式外, 英语中还存在一类功能描述型中动句, 用以客观陈述产品的设计构造或操作方式, 而非对事物内在属性作出主观评价, 如例(10)所示。在例(10a)中, 概念化主体首先感知、体验到“someone buttons this dress”这一动作事件, 并将其确立为语义基线。在此基础上, 概念化主体将施事隐含, 提取受事“this dress”充当性质触发事件中的主事, 同时借助处所状语“in the back”对动作框架进行方位阐释, 标示系扣这一动作得以实施的具体空间位置。经此阐释, 连衣裙在“button”的动作框架中呈现出具备通过背后纽扣实现闭合的构造特征, 形成性质触发事件。在此过程中, 概念化主体将连衣裙的设计特点前景化, 而将系扣的动作事件背景化, 两者释化而成的中动事件表达连衣裙背部纽扣闭合功能的构造属性。例(10b)进一步印证了该类构式的功能描述属性, 即便缺少处所状语等显性修饰成分, 该句依然合法可接受。在此类情况下, 动作方式完全由动词词义内在蕴含, 概念化主体仅通过施事隐含与受事提升即可完成中动化阐释, 形成事物具备某类操作功能的判定。

(10) a. This dress buttons in the back.

b. This dress buttons.

以上三类非典型中动构式虽在论元配置、形式标记与语用功能上不同程度偏离了典型中动的原型界定, 但均共享一致的基线/阐释认知生成逻辑。它们均以动作事件为语义基线, 经由中动化阐释操作, 将动作事件背景化, 使性质触发事件前景化, 从而凸显事物的内在性质。典型中动构式要求动词后须携带性状修饰语, 而当句子带有情态动词、否定标记等补偿性入场元素时, 该修饰语可隐去不现。此类补偿成分承担了与性状副词相似的属性阐释功能, 通过调节动作的可行性边界, 从正面或反面反向凸显事物性质。与典型中动构式相比, 非典型中动构式的形义界面融合度更高, 其属性语义不再依托独立性状副词, 而由情态、否定、动词词义或特殊论元等直接承载, 因此中动原型性有所降低。

5. 结语

本文以认知语法的基线/阐释理论为分析框架, 系统探讨了英语中动构式的句法与语义界面及其实现机制与路径。研究认为, 中动构式是概念化主体以由“施事-动作-受事”构成的原型及物事件图式为认知基线, 通过施事隐含与性状特征调适等阐释操作, 使受事的内在性质在动作框架中得以外显, 形成性质触发事件。动作事件与性质触发事件经由核心论元的同一性相互融合, 共同形成完整中动事件。在此过程中, 概念化主体将性质触发事件作为前景信息, 而动作事件作为背景信息。在句法层面, 动作事件与性质触发事件分别投射为动作成分与性质成分, 借助入场元素将事件锚定于泛时性常态、潜在发生或不可实现的情境, 最终形成中动句。语义层与句法层之间形成整体配对与双向映射, 共同构成中动构式的句法与语义界面。研究还发现, 典型中动构式与非典型中动构式虽在论元配置、形式标记及语用功能上呈现差异, 但其底层认知生成逻辑具有统一性。典型中动构式以性状副词等显性修饰语承载性质触发事件的特征投射, 实现属性评述功能; 非典型中动构式则通过情态动词、否定标记等补偿性入场元素进行阐释, 或由动词词义、特殊论元结构及处所成分直接承载属性语义。

总体而言, 本研究将基线/阐释理论系统应用于英语中动构式的形义界面研究, 揭示了中动构式在线认知机制, 阐明了语义事件层级与句法线性序列之间的动态映射关系, 为中动句的句法与语义关系提供了统一的认知阐释。同时, 本研究也为英语中动构式的教学和习得提供了认知理据, 有助于二语学习者把握中动构式生成的底层认知逻辑, 厘清典型与非典型中动构式的内在关联与使用规律。

参考文献

- [1] 杨佑文. 英语中动结构: 典型与非典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1, 34(4): 18-23, 31, 127.

- [2] 熊学亮, 付岩. 英汉中动词的及物性探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 45(1): 3-12, 159.
- [3] Keyser, S.J. and Roeper, T. (1984) On the Middle and Ergative Constructions in English. *Linguistic Inquiry*, **15**, 381-416.
- [4] 陈文, 曾涛, 李钰茜. 中国英语学习者中动句的句法-语义接口加工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4, 56(1): 88-100, 160.
- [5] Fagan, S. (1992) *The Semantics and Syntax of Middle Construction: A Stud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Germ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6] Iwata, S. (1999) On the Status of an Implicit Arguments in Middles.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5**, 527-553. <https://doi.org/10.1017/s0022226799007914>
- [7] Stroik, T. (1992) Middles and Movement. *Linguistic Inquiry*, **23**, 127-137.
- [8] 王和玉, 戴晖. 英语中动结构的混合式移位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0(5): 97-106, 150.
- [9] Dai, H. and Wang, H. (2025) One Move but Two Movements: An Alternative Account of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Frontiers in Language Sciences*, **4**, Article 1480009. <https://doi.org/10.3389/flang.2025.1480009>
- [10] 冯爽, 尹洪山. 英语中动句历史发展的内部机制及动因[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 43(5): 83-103.
- [11] Yu, J., Ausensi, J. and Smith, R.W. (2023) States and Changes-of-State in the Semantics of Result Roots: Evidence from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41**, 1589-1628. <https://doi.org/10.1007/s11049-023-09570-9>
- [12] Ausensi, J. and Bigolin, A. (2023) On the Argument Structure Realization of Result Verbs: A Syntactic Approach. *Acta Linguistica Academica*, **70**, 139-160. <https://doi.org/10.1556/2062.2023.00567>
- [13] 吴炳章, 牛雅禾. 中动结构的概念化机制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 25(2): 53-57.
- [14] 刘存伟. 认知语法视域下的英语中动句研究[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2): 123-130.
- [15] 蔡淑美, 施春宏. 中动句的形义关系、构造机制和层级系统——基于跨语言比较的视角[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3, 46(6): 33-44.
- [16] 王凤娥, 蒋向勇. 英语 S-V 语序构式体系内的英语中动构式探析[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5(6): 170-176.
- [17] Langacker, R.W. (2016) Baseline and Elabora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27**, 405-439. <https://doi.org/10.1515/cog-2015-0126>
- [18] 庞加光, 张韧. 基线/阐释模型下的汉语离合词现象研究[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2, 45(2): 72-83.
- [19] Langacker W., R. (2015) How to Build an English Clause.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2**, 1-45. <https://doi.org/10.14706/jfltal15121>
- [20] Langacker, R.W. (2019) Levels of Reality. *Languages*, **4**, Article 22. <https://doi.org/10.3390/languages4020022>
- [21] 吴吉东, 陈悦. 基线/阐释理论框架下汉英关系复句句法与语义界面研究[J]. 外语研究, 2024, 41(2): 31-36, 57.
- [22] 钟书能, 黄瑞芳. 基线/阐释模型下汉语双名词构式的认知研究[J]. 现代外语, 2025, 48(5): 585-596.
- [23] 唐燕玲, 陈湘琼. 基线/阐释理论框架下英汉条件构式的情态对比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5, 57(5): 669-681.
- [24] Roberts, I.G. (1987) *The Representation of Implicit and Dethematized Subjects*. Foris Publications.
- [25] Ackema, P. and Schoorlemmer, M. (2006) Middles. In: Everaert, M. and van Riemsdijk, H.,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yntax (Vol. 1)*,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31-203.